

说“乖”

周伟民

从小,家长就教育我们要做乖孩子,家长和老师也特别喜欢乖孩子。所谓的“乖”,无非是听话,大人如何说,你就如何做。虽然谁都明白,太乖的孩子,长大后往往没有主见,缺乏个性,但还是喜欢。家长们称赞孩子,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孩子真乖!”

其实,“乖孩子”作为一种惯性思维,渗透于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变成了一种“价值观”。一些领导干部喜欢“乖”的下属,觉得这样的干部对自己的意见和意图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工作得力”,或“使用起来顺手”。他们不喜欢“刺儿头”下属,因为“刺儿头”总拿规章制度说事,“老是和你拧着来”,不能领会“领导意图”,这样的人,不用!

问题在于,有些人并不是真的“乖”,只是利用了上司的喜“乖”心理,“装乖”而已。他们在领导面前,言听计从,唯唯诺诺,甚至比“真乖”还“乖”,而且,还比“真乖”多了一点“巧”,那就是“乖巧”。



到做到了。

这样的干部,往往心术不正,他们不是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为老百姓办事上,眼睛只盯着领导的好恶,位子的升迁,利益的获取。而且,大多“人前是人,人后是鬼”。这样的干部,“协助”领导时,如领导本身不正,他们会把领导引到更歪的路子上去。而一旦掌握大权,那就会贪赃枉法,极大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这样的例子我们已见得不少。

须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党纪国法为准绳。违背这个准绳的“乖”,尤其是下面主动“送”来的“乖”,要注意,这样的“乖孩子”准没安好心。“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如果有人对你使“乖”,要警惕,赶紧“三省吾身”!

石库门脱胎于「绞圈房子」

朱亚夫



“夜光杯”上连续刊发了褚半农、钱志伟谈上海本土老房子“绞圈房子”的文章,读来颇有兴味。因我从小生长在“绞圈房子”里,因此对“绞圈房子”印象格外深刻。我还想补充的是:现在被称为上海老房子的石库门,其实脱胎于“绞圈房子”。

据我所知,早在明末清初,上海地区就有了“绞圈房子”;后来“绞圈房子”曾经遍布于上海城内和郊外,有过辉煌的历史,是具有代表性的上海民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城市建设大发展中,“绞圈房子”绝大部分被拆除了。只有位于浦东新区陆家嘴中心绿地的南侧,还保留了一幢“绞圈房子”,它是近代实业家陈桂春于1914年建造的“颍川小筑”。1991年浦东开发,因扩筑陆家嘴路而拆除了“颍川小筑”的大院门墙。之后1996年陆家嘴中心绿地市政动拆迁中,这座民宅得以保留,修缮后作为陆家嘴开发陈列室向游人开放。现为“吴昌硕纪念馆”。

上海石库门建筑诞生于上海开埠后的19世纪中叶,虽是中西合璧的产物,但只要细细比较,就可发现石库门建筑其实脱胎于先前的上海民居“绞圈房子”。

先说门楣,它犹如人的颜面,从中可一窥住房的精神。在早期石库门建筑中,门楣常模仿“绞圈房子”建筑中的仪门,做成中国传统砖雕青瓦压顶门头式样。后期渐渐演变成在门楣中,留有长方形的门额,并配有云纹花边,上书四字吉祥语。这在许多石库门建筑的门楣上,依然能找到其踪迹,与陈桂春的“颍川小筑”仪门中门额“树德务滋”如出一辙。

再说天井。早期的石库门,一如“绞圈房子”传统民居,中轴对称,封闭性强。后逐渐蜕化,从家族群居住宅演变成了家庭单元住宅,但依然可见母体的痕迹。我们从石库门的前门进入,有一个几平方米的天井,这正是“绞圈房子”庭心(天井)的痕迹,只不过适应家庭单元住宅,缩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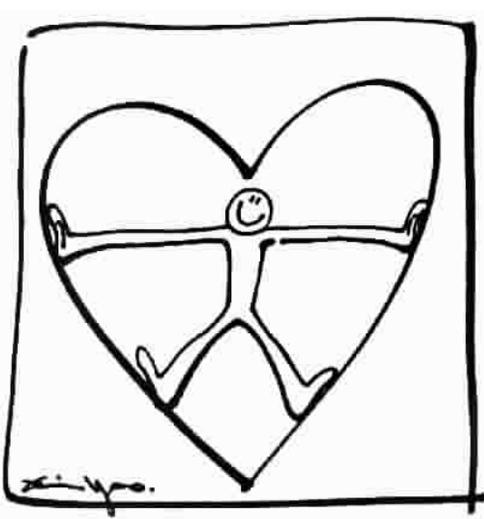
三说客厅,它无疑来自于“绞圈房子”的客堂。史料记载,在早期的石库门中,客厅可举行“聚会、喜庆、宴请等礼仪活动”,这正是“绞圈房子”客堂的功能。后来石库门的客厅渐渐变小,并向高处发展,建成两层以上的楼房,这样原来众多的厢房也大大缩减了,从这一点来说,石库门是缩小的经过改良的“绞圈房子”。不过,我们从石库门的天井、客厅、厢房等名称中,不是仍能读出往昔老房子的味道来么?

为什么在市区石库门建筑会取代“绞圈房子”?其实这一时期,正是我国从封闭的封建社会向开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在住宅建筑上的反映。封闭的、占地面积大的“绞圈房子”,已不适应开放的城市商业化的发展。这样,几代同堂的“大宅门”自然渐渐被独门独户的石库门所取代。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生动地显示了上海城市建筑文化的丰富性、多元性与时代性。

“绞圈房子”是具有上海本土建筑特色的老房子,它见证了上海开埠前的漫长岁月,珍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变迁。它在中华建筑史、特别是上海建筑史上,应有其一席之地。

“乖巧”的人,善于察言观色,善于揣摩领导的心思,往往领导刚刚想到的,甚至还没想到的事,他已经替领导想

到做到了。这样的干部,往往心术不正,他们不是把心思用在工作上,用在为老百姓办事上,眼睛只盯着领导的好恶,位子的升迁,利益的获取。而且,大多“人前是人,人后是鬼”。这样的干部,“协助”领导时,如领导本身不正,他们会把领导引到更歪的路子上去。而一旦掌握大权,那就会贪赃枉法,极大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这样的例子我们已见得不少。须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党纪国法为准绳。违背这个准绳的“乖”,尤其是下面主动“送”来的“乖”,要注意,这样的“乖孩子”准没安好心。“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如果有人对你使“乖”,要警惕,赶紧“三省吾身”!



智慧餐

郑辛遥

心大事小,心小事大。

们三人扛着老套筒回村,每天在村口那棵老柳树下练瞄准。村里人见了,都跷起大拇指:“打鬼子,好样的!”那年,苇子哥哥只有

不熄的灯

徐林

16岁,个头还没那老套筒高。一天晌午,只听得“叭叭”几声枪响,有人敲响大锣,高喊着“鬼子来扫荡了!”

我跟在大人后面,钻进庄稼地躲了起来,直到傍晚时候,才跑回家。

刚进村子,就听到阵阵的哭声,远远看见不少人围着一圈。走过去一看,苇子哥哥脸孔煞白,双眼紧闭,躺在门板上。我和几个小伙伴扑上去拼命摇晃呼喊“苇子哥!苇子哥!……”

听大人说,苇子哥他们见鬼子冲进姜家媳妇家,叽里哇啦地追新娘,就赶紧开枪,把鬼子引进了芦苇荡。结果,在芦苇荡里,苇子哥被鬼子的机枪扫中了……

夜幕降临,天色漆黑漆黑,但东村的和外村的乡邻,还是一簇一簇赶过来,排着长队,默默地在苇子哥面前,点支香,拜几拜。有几位老大,跪在地上,哭泣着不肯起来。那条长长的小路,也不知什么时候,摆满了用芦苇扎的花圈。

苇子哥哥的脚头点着

一盏灯,虽然是油灯,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却特别光亮。有时一阵风吹来,眼看油灯就要熄灭,但摇晃几下,火苗又顽强地直立起来,把周围照得亮亮的。我问妈妈:“这是什么灯?”妈妈告诉我:“这是长照灯,是为苇子哥哥照明的,让他的灵魂不会迷路……”

接我们的车子开到了芦苇荡。多年没回乡,一切都变了,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已不见了踪影,眼前是一弘波光粼粼的湖,远处几条船正在撒网,欢蹦乱跳的鱼虾不时跃出水面。老村长告诉我们,这湖叫

苇子湖,就是为了纪念苇子的。湖里的鱼虾不仅供应上海,还运往香港,村里就靠这个聚宝盆致富哩。

湖的东南角,留着一方芦苇地。正是芦苇冒青拔节的季节,青青挺拔的芦苇格外茂盛。苇子哥的坟墓就在一块高地上。几十年来,他的老搭档金生,一直守护在这里。白发苍苍的金生哥,拉着我的手含着眼泪说:“家乡人没有忘记苇子呀!”他指指周围,只见处处摆满了花圈,一队一队的学生,来到墓前祭扫。

这时,我又想起那盏长照灯。不管岁月如何变化,家乡的人们不会忘记英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乡亲们心里永远有盏不熄的灯!

头忽然痛,像一只手,在头皮里到处扯,扯到哪,哪痛。头痛欲裂。

妻子看出了我的异样,关切地问:“怎么了?”我龇牙咧嘴地告诉她:“头痛!”

妻子赶紧放下手头的活,掏出手机,埋头摁着键。我以为她要打电话叫120,忙阻止:太夸张了吧,还没严重到那程度。妻子扑哧一声乐了:“我不是打电话叫救护车,而是帮你百度一下,看看你得的到底是什么毛病。”

妻子很快找到了百度百科里的“头痛”词条。词条说,头痛的发病原因有三种:一种是原发性头痛,一种是继发性头痛,还有一种是颅神经痛、中枢性和原发性面痛,以及其他颜面部结构病变所致的头痛。都是专业术语,不懂。好在下面,又详细地从发病机制、病理生理、临床表现等逐一进行了详解……一条一条对照,分析来分析去,觉得有点像“头部神经痛”。妻子又百度了“头部神经痛”,这是一种常见的头部疾病,有一部分症状相似,但和我的头痛,又有很多不同,无法断定。

妻子又回头去看“头痛”词条,忽然大惊失色地对我说:“百度上说了,头痛的原因中,有一种是全身疾病引起的,其中最严重的是颅内肿瘤。”妻子摸摸我的头,楚楚可怜地说:“老公,你不会得了脑瘤吧?”

我冒出一身冷汗,头痛越加剧烈。

妻子还要继续百度,一旁的母亲着急地说:“你们就别瞎查了,赶紧上医院吧!”

去了医院,一查,原来是头皮发炎。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吃了几天药,头就不痛了。

自从有了电脑,特别是手机可以上网后,身体哪里不舒服,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先打开电脑,或者掏出手机,百度一下,看看自己得的是什么毛病。你打上任何一个关键词,在百度里面,都能搜出成千上万条的信息,有的是词条解释,有的是别人的询问,有的是他人的答复。这说明,不独我们喜欢百度,很多人和我们一样,习惯上网查找答案。

百度一下,还真解决了一些小病小恙。有一次,忽然摸到脖子上长了个肿块,赶紧百度下。翻看了几十页,查阅了几百条网页,最后得出结论,可能是淋巴结肿大。百度上说了,吃消炎药,如果一周内肿块消失了,就说明是炎症引起的。于是,自行去药店买了两盒头孢,吃了几天,肿块还真消除了。那感觉,就像自己瞬间成了神医一样,真是百度成医啊!

后来,一个医生朋友提醒说,淋巴结肿大,除了炎症引发的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是肿瘤的转移灶,真要是那样的话,病情可就给耽误了。医生朋友叮叮万嘱咐,今后遇到身体不舒服,还是得去医院检查,千万别自己瞎琢磨了。

儿子也特别喜欢百度。假期里,学校布置了不少家庭作业,每天晚上,他都会拿着作业本,到电脑上查阅一番。我好奇地一看,发现这小子是拿着作业题,到百度上找答案呢。我打开他的作业本,随便打了一道作业题,百度上一搜索,答案就跳出来了。语文、数学、科学、生物,几乎所有的作业题,竟然在百度上都能找到答案。即使有些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发个征求答案的帖子,不一会儿,就会有人跟贴,公布“标准答案”。

我惊愕不已,这样下去,他还会动脑筋吗?还会独立思考吗?何况很多答案,未必是标准答案。百度成师,使很多孩子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理。

搜索引擎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态度。它就像一根绳子,是你牵着它走,还是被它牵着鼻子走,区别大矣!



让我有这种机会罢了。谢谢你也喜欢越剧!”

来自三分场的女友热情洋溢地在我的帖子里写了一首小诗:“一曲红楼梦,金秋歌会圆。才子佳人事,上台问紫娟。”一分场的网友也紧跟一首:“宝姐一曲红楼梦,万山红遍激情生。铁杆粉丝加个我,鼓掌喝彩成痴情。”而后小林君也作了一首《点绛唇》的词:“十问紫娟,怕红公子凤姐秀。一曲红楼,韵惊千友。绕梁情韵,梦追四十秋,展歌喉。知音聆候,莫令长翘首。”再有一分场的版主姚荣国献上了一首《圆梦》:“激情发于内心,热情贯穿于言行。圆梦并不是偶然,付出肯定是真情。”……我看了非常感动,我做梦也没想到:还有那么多来自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的网友及友友愿意做我的“粉丝”或“粉条”,我从心底里感谢大家的掌声和鼓励!

一曲“问紫娟”,圆了我四十年亮嗓一首的“越剧梦”!

今宵灯谜

朱彬华
查拐
(救护用品)
昨日谜面:知识型农民
(卷帘格,学科)
谜底:人文地理(注:按格法,须读作“理地文人”)

那天,在上海市商业学校的多功能体育会场,原黑龙江省尾山农场沪、哈、津三地知青联合举办了“金秋十月歌会”。在歌会上,我演唱了一曲越剧《红楼梦》选段“问紫娟”。这一唱,竟圆了我四十年的一个梦!

那天会场气氛热烈,背景幕布上悬挂着的“金秋十月歌会”六个金光灿灿的大字,下面是用五线谱组合成的花纹,令人赏心悦目。老知青们穿着节日的盛装,以分场为单位就坐在体育场的看台上。哈尔滨、天津的知青专程组团前来,全国各地的农友,甚至远在美国、澳大利亚的农友也赶来参加。

歌会在全体农友大合唱中拉开序幕。接着合唱、男女声独唱、男女声小组唱、男女声二重唱、集体诗朗诵、个人诗朗诵、双人舞、乐器独奏、合奏、京剧、沪剧清唱纷纷登台。

作为本次歌会的发起



人之一,当报幕员宣布我出场时,由于当了三多年的教师,我毫不怯场地步上舞台向大家鞠躬行礼。优美的越剧音调响起,我模仿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老师的花腔高音,唱出贾宝玉的“问——紫——娟——妹妹的诗稿今——何——在呀?”一句刚毕,耳朵里只听到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拍掌声此起彼伏,好不惊人!接着,我又模仿著名越剧演员,人称“丫头王”的孟丽英那柔美的越剧音调,唱出紫娟的回复:“似翩翩蝴蝶——火——中——化——”……这样一问一答地唱,直到一曲终了,我再次获得了满堂喝彩。我真是心潮澎湃,不停地向观众鞠躬行礼。

我喜欢越剧,缘于我的母亲。母亲是越剧迷,从小我们三姐妹就跟着父母亲去各大戏院看越剧。我对越剧《红楼梦》

《梁祝》《西厢记》百看不厌,十四五岁就会唱其中的名段。但“文革”开始,父亲遭了难,家里所有的世界名著、古书、照片等都转移存放到老外婆家里,我从此小心翼翼做人,下乡到黑龙江省尾山农场务农的岁月里,我从不“露怯”,因此连最要好的姐妹都不知道我会唱越剧。

一曲《红楼》圆了梦

周凤宝

子里写道:“我先生全家都是越剧迷,我也开始欣赏并喜欢上了越剧。凤宝在十月歌会的一曲《问紫娟》,得我我心醉神迷。作为好友,我也是刚刚才领略她优美的歌喉和过人的才情,佩服至极。”我回复她说:“近四十年来我一直没告诉你:我会唱越剧。是因为那个年月我夹紧尾巴做人怕惹是生非。……其实我从小就